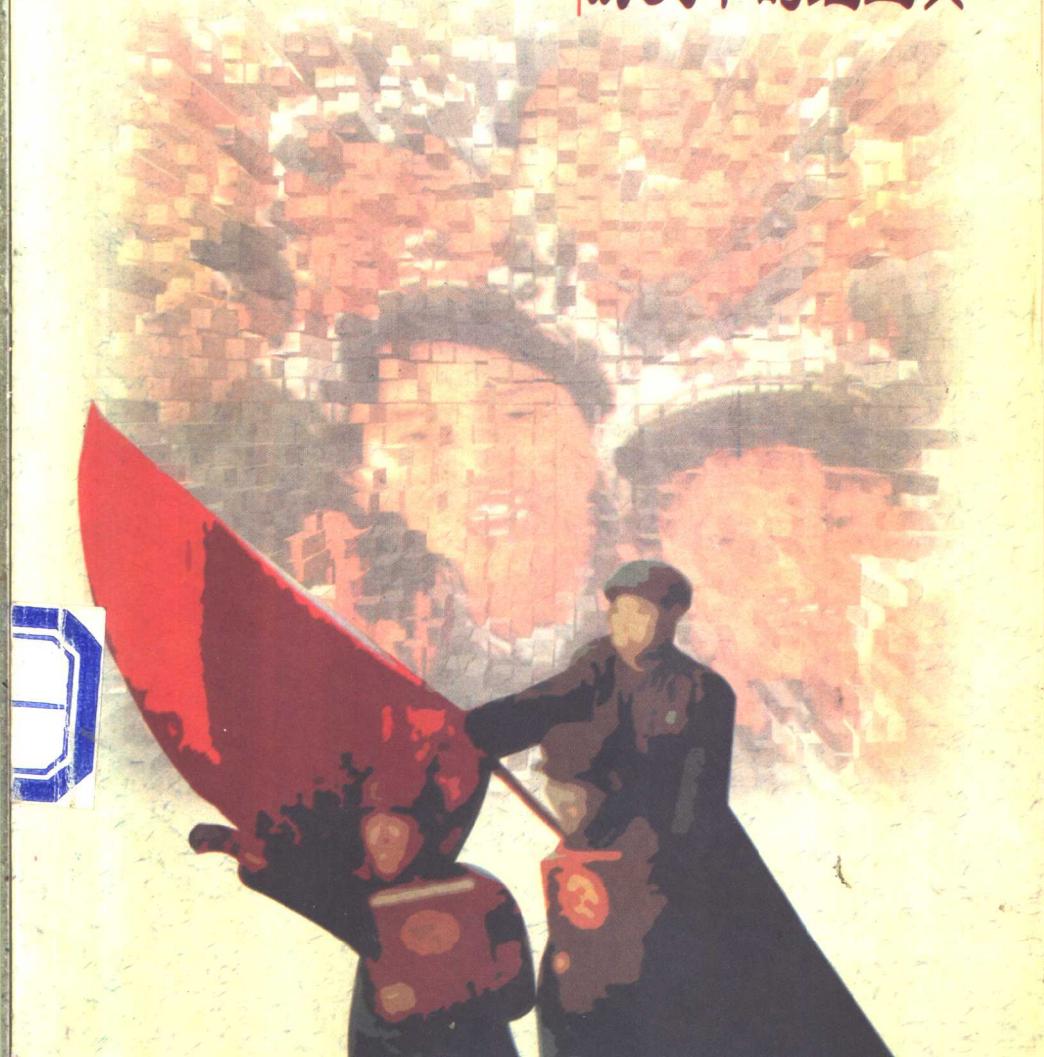


读书系
沧桑亦看

残缺的窗栏板

李辉 编著 海天出版社

历史中的红卫兵





残缺的窗栏板

历史中的红卫兵

李辉 编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缺的窗栏板——历史中的红卫兵 / 李辉编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8

(沧桑看云书系)

ISBN 7-80615-764-6

I. 残… II. 李… III.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策划编辑 旷 昶

责任编辑 于志斌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王 颖

海 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地址: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大厦

邮编:518026

印 刷 者 广东潮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5(千)

版 次 1998年7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9月第2次

印 数 6001册 - 9000册

定 价 15.80元

□李 辉

《沧桑看云书系》总序

几年前，在《收获》杂志的热情相邀和鼓励下，我开设了个人专栏“沧桑看云”。

我很难将这些专栏文章归于哪一类。散文也好，随笔也好，小型人物传记和特写也好，似乎都可以沾上边。对于我来讲，它们属于哪一种类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尽力做到既能勾画真实历史与人物，又能充分表达出自己“沧桑看云”时的心情。

在“沧桑看云”系列开始发表时，我在“题记”中写道：

朋友们常常奇怪我怎么净爱写些陈年往事。

我说我在往昔中看到现实的影子。失去历史沧桑感，现实多少会显得苍白、轻



飘。

现实每天都在成为过去。

我们自己本身同样在写着一部历史。

我乐意把笔浸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注视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

悠悠沧桑之中，一切人或事，都是飘动的云。它们相互映衬，方显出历史的复杂和丰富。

于是，我在看云。

其实，每个人都在看云。

几年过去了，心情依旧。

“沧桑看云”专栏开设了三年。三年，仿佛转眼之间就成了过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许多事情，尚未来得及细细端详细细品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年“沧桑看云”，三年心绪茫茫。

在这些“沧桑看云”文章陆续刊发时，不少朋友曾建议我不妨将每篇所写的话题进一步展开，甚至说，每个被写到的文化人物，都可以加以扩充写成一本书。对于我来说，这当然是很有诱惑的一件事情。但却又未必现实。从时间、精力、能力来说，我都不可能将所涉及到的人物的命运展开描写。

不过，朋友的建议启发了我。我想我可以有选择地将曾经写过的文化人物或者历史现象，按照一套书系的规模陆续结集出版。或者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或者是对某一历史现象、文化人物的思考与描述。譬如关于沈从文、关于周扬、关于“三家村”、关于红卫兵现象等等。

“沧桑看云书系”，基本上属于个人作品系列。但除了



我个人的作品外，有时根据实际情况，也编选不同作者围绕某一主题所撰写的文章。另外，在每种书中，我还将或多或少地附录一部分我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过的重要史料。我觉得，在今天，除了人们的思考之外，历史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其实同样具备思想的价值。史料并不总是冷冰冰的，枯燥乏味的，在一个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下，它们完全可以变得生动，变得热烈。同时，它们还可以使读者在参阅史料过程中，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这便是我编撰这套“沧桑看云书系”的初衷。

在结束“沧桑看云”专栏的时候，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岁月仍在流逝。流逝之中，今天变为昨天，明天变为今天。今天明天急匆匆变为无边无际的沧桑。

明天的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

明天的我还会如同今天一样凝望历史天幕上流动着的云吗？”

我希望，“沧桑看云书系”，对于自己，将是回望历史的最好延续。

1997年4月17日，北京

目 录

李 辉 《沧桑看云书系》总序 (1)

历史的沉思

李 辉	残缺的窗栏板	(3)
李 辉	走出历史的阴影	(21)
李 辉	矛盾的感觉	(30)
王蒙等	精神家园何妨重建——谈话录之	(38)
王蒙等	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谈话录之二	(46)
王蒙等	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谈话录之三	(59)
邵燕祥	评“红”长简——读《残缺的窗栏板》后致 作者李辉	(70)
陈思和	面对沧桑看云时	(87)
胡 平	并非一次壮旅——读李辉《残缺的窗栏板》 后随感	(97)

赵丽宏	归来兮,失落的头颅——致李辉	(104)
丁东	与李辉书——对红卫兵、老三届的一些反思	(117)
徐友渔	致李辉	(127)
徐友渔	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	(130)

难忘一事

冰心	序《滴血的童心》	(183)
张义东	吴晗同志,向您道歉!	(185)
张润和	田汉挨斗	(187)
叶智	批斗时传祥	(189)
金柏苓	“提审”梁思成	(191)
许晓闽	抢枪目睹记	(194)
毕树文	以毒攻毒	(197)
肇阳	一记耳光	(201)
张庆庄	我与“反标”	(203)
高洪波	图钉	(205)
王沂	朋友,请原谅	(207)
胡青	原谅我,贾爷爷	(210)
张辉	化险为夷	(212)
丁怀光	“反标”风波	(215)
康法顺	“忆苦思甜”与生命游戏	(217)
止戈	“高帽子”的妙用	(220)
于雅文	一张照片	(223)

吴子夫	我们被耍弄了	(225)
张慧如	站台送别	(227)
应 红	“泥爷爷”	(230)
张 莅	大脑门的男孩	(232)
刘慧敏	第一炮	(235)
王惠中	与父母决裂	(237)
崔 陟	王小晶	(239)
胜 利	“晚汇报”引起的风波	(241)
严 卫	不够格的校卫队员	(244)
张 平	“红袖章”	(246)
苏 恒	忏悔	(249)
鹿 杰	俘虏	(251)
杜文敬	一口枯井	(254)
刘 彦	焚书	(257)
伊 依	作文风波	(259)
王满师	背语录	(261)
徐申华	夜毁藏画	(264)
肖 汉	我的启蒙老师傅敏	(266)
李 然	我的老师	(269)
王鲁湘	三个孩子坐班房	(272)
吴力军	壁橱里的歌声	(275)
温 文	“烟茶小店”	(278)
张 健	书魂	(281)
张国灵	我的爷爷张印泉	(283)
艾晓明	纷飞的玻璃糖纸	(285)

邱东鹏	电钟事件	(288)
丛 申	一次批斗会	(290)
董爱平	“革”鞋底的命	(292)
刘士工	耳机	(294)
康建平	神秘的小铜匣	(296)
马光华	看一次两派交锋	(299)
潘绥铭	扛包	(302)
鄢淑珍	永久的思念	(305)
谭 健	卖炭翁	(308)
于晓明	取消红灯的争论	(311)
项 田	一枚像章	(313)
谢 艺	给妈妈买帽子	(315)
司马琳达	童年的过错	(318)
李 辉	跋《孩子心中的“文革”》	(321)
李 辉	编后记	(323)

历史的沉思

□李 辉

残缺的窗栏板

前些日子去赣东北，顺便访问了朱熹的家乡婺源。

在前往婺源县途中，我希望自己能拥有一种平静的怀旧心情，去看看听说很少受到污染的山水，还有那些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

然而，一个又一个民居走出走进，我的心又沉重起来。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震撼。我再也无法平静地面对美丽的屋脊飞檐，再也无法以欣赏的心情行走在青石板上。我所走进的每一幢房子，徽派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室内设施几乎都残缺不整，专家在书本上对传统建筑所作的优美描述，在我面前只是昏暗、破损与空白。

最令我震撼的是窗栏板。徽派建筑中

的窗栏板，被称作房屋内木雕的精华所在。可是，我走进的一幢幢民居，许多窗栏板虽然都保留着，但却面目全非。窗栏板上，雕刻着一个个戏剧场面或者民间故事，空城计、水漫金山、八仙过海……有时一块窗栏板上，雕刻着几十个人物，场面生动，镂刻精细。可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窗栏板上的雕刻，人物的头部都被削掉，只剩下身子。雕像无头，一个生动的场面，顿时没有了生命，且没了灵魂。我注视着窗栏板，抚摸被破坏的完美，感觉到好像不是我在看它们，而是它们在看我。那一处处裸露的残部，似乎也是一双双眼睛，在询问着。

我问村民，那些雕像的头都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被削掉的。村民告诉我，是“文革”时城里来的红卫兵削掉的，说这些木雕都是“四旧”，如果不把头削掉，就把整个窗栏板烧掉。我所看到的唯一一块完好无损的窗栏板，是主人当时灵机一动，头天晚上在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这才得以幸存。

村民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语气十分平淡，就像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家事。

按说我也应该无动于衷。这些年来，四处走动，看过多少“文革”破坏留下的遗迹，听过多少关于“文革”的荒唐、残酷，了解到多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死亡，这样一些小小的木雕被破坏，真的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更不至于感到一种历史的震撼。可是，一个如此偏僻的、远离城市的山区村庄，当年会以这样的方式笼罩着“文革”的阴影，并且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明显如此深刻地留着那一时代的痕迹，这不能不让我有所触动。

“红卫兵”，这一历史特定产物，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口中淡淡说出，反倒让我感到具有沉重的历史分量。面对残缺的遗迹，面对朴素的村民，我无法让自己仅仅是一个观光客，

去保持平静的怀旧心绪。

二

在 20 世纪中国，红卫兵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

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叱咤风云与平淡琐碎，豪气干云与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随着他们历史角色的变换，都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出现。

用简单几句话来概括一代红卫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文革”一开始的短短时间里，红卫兵如同一个巨大载体，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千百万年轻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到了历史前台。它的参加者，可能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动机，但是在突兀其来的历史风暴之中，他们毕竟有着比较一致的表现形态。

他们本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称得上那个时代所造就所需要的一代精英。他们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理想与领袖崇拜，信仰与政治参与意识，总是让他们充满着激情。他们为历史选择了他们而自豪，为自己参与开创一个新时代而陶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能力出现在历史前台。

一时间，他们踌躇满志地成为社会的主角，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心中一定充满着豪情。不过，历史决定了这一主角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创造者身份，而是破坏者身份。大串联、大检阅、大批判，一时的辉煌壮举，伴随着抄家、批斗、武斗之类的大破坏，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失，其中也包括他们自

己。这样，浪漫、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一代，狂热、盲目、破坏欲，成为突出特征。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整整一代青年，拥有的不是一个社会最为需要的建设精神，反倒是某种政治所需要的破坏精神，对人，对文化，对经济都是如此。于是，不管情愿与否，当红卫兵以造反者的姿态傲然出现在历史前台时，他们就注定要充当悲剧角色。

其实，理想、信仰、才华、激情、勇气，他们身上所有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被巨大的历史惯性扭曲了。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知识不断贬值，知识分子被鄙视、被打击；大跃进式的狂热；反修防修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强调；种种盛行的时尚，一日日渗透于他们幼小的心灵，或者一些开始定型的思想。在他们的眼睛里，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理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

他们幼稚的眼睛，看不到一些豪言壮语宣传的背后所隐藏的虚伪，更不明白一些严酷政治斗争里面，还包含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知道，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父辈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真诚、坦率、无私，而是变得越来越世故、圆滑，甚至虚伪。与此同时，报纸上、公开场合对理想、对信仰、对道德所做的许多高尚而美丽的表述，常常也或多或少闪烁着虚假的光环。



许多，许多，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被告知应该拥有理想，于是，他们全身心地去拥抱，同时也就不自觉拥抱了空想与虚伪。他们被告知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于是，他们自豪地把自己看作未来历史的开创者，并理所当然把无情斗争和破坏，看作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方式。不仅仅如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年轻人的身上，以远远超出他们父辈所能想象的程度，燃烧起激情。这激情之火，一旦被无形的力量点燃，就再也无法熄灭。它把他们的青春映照得红彤彤，它会把自己烧得膨胀、疯狂，然后产生巨大的合力，将他们推向无法预测的前方。

燃烧的不仅仅是激情。火焰之中，他们性格中所形成的一切因素，他们所接受的一切政治的、生活的、人生的教育，都被烧得发烫。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燎原，他们自己，乃至任何人也无法将之熄灭。

他们便这样渐渐长大。知识结构、聪明智慧、才华、热情，都以非正常状态展现出来，激情之火也愈烧愈旺。“文革”恰恰需要由这样的一代来率先烧起熊熊大火。红卫兵，成为“文革”政治的工具，已属必然。不能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对现实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深刻认识，有从生活底层观察社会的体验，并且，对改变官僚体制的强烈愿望，也符合历史要求。但是，“文革”的实际状况和历史限制，红卫兵的整体性格，决定了一些人的良好愿望，只能依附在一个怪胎上，生命为之扭曲，或者淹没在非理性的洪水之中。

他们的悲剧在于，所有的热情、抱负，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瞬息万变的政治所抛弃。一旦局势明朗，一旦权力再分配得以完成，任何政治家都明白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而被燃烧得发狂的红卫兵，便显得不合时宜，成为新一轮政治斗争的障碍。于是，仅仅风光一年，随着“复课闹革命”开始，随着工人